



# 華語中隱藏的捷徑： 談轉喻的教學應用<sup>1</sup>

◎林建宏·張榮興\*

## 摘要

教材取材自真實語料，提供學生更多學習真實語言的機會，是近年來華語文教學的趨勢。然而真實語料中獨樹一格的語言現象，常讓華語教師在教學時感到困擾，轉喻即是種常見的語言轉化現象。本文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重新詮釋台灣華語中轉喻現象及其背後的認知機制。本文主張轉喻是透過一個概念實體為另一個概念實體提供心理捷徑的認知過程，兩種概念實體間也會產生語意的融合現象。本文將轉喻區分成：來源域在目標域內的轉喻、目標域在來源域內的轉喻，並說明華語轉喻的內部結構，並進一步提出華語文轉喻教學的建議。

關鍵詞：認知轉喻、轉喻意識、轉喻映射、譬喻性思考

## 一、前言

近年來從真實生活中尋找真實材料 (authentic material)，將其運用於華語文的教學方式，已逐漸受到關注。真實材料是指母語使用者於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這些語料未經加工處理，並非針對外語學習者編制的語料 (Nunan 1989; Berardo 2006; Gilmore 2007)。研究指出真實語料有助於外語學習者將所學語言知識與實際生活應用接軌 (Akbari & Razavi 2016)，且有助於各方面語言能力的發展，例如聽力能力 (Miller 2003) 和閱讀理解 (Bacon & Finnemann 1990) 等。廖婉君、宋如瑜

\* 林建宏：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張榮興：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 本文初稿發表於2009年12月19-20日之學術研討會上，感謝與會專家學者及本期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之寶貴建議，特此感謝

(2014) 提出將真實材料運用於華語文教學有四項優點：(1) 彌補經過加工的語言文本之不足、(2) 能增加學習者的語言及文化知識、(3) 提供學習真實語言的機會、(4) 提升解讀訊息能力。

真實材料雖有諸多優點，但其選材的難點在於真實文本內容雜亂，不易百分之百符合教學需求，而且具創意或採取特殊表達策略的語料，常導致語言教師對真實材料卻步 (Kilickaya 2004)。以華語文為例，及物動詞「吃」常搭配可供飲食的食物或餐點作為賓語，例如「吃牛肉麵」、「吃臭豆腐」。然而，在真實的語料中，常出現有趣的例子，如例 (1) 和 (2) 所示。

- (1) 於是我們知道，吃餐廳這件事，對父親來說，也將成為歷史。(2017-09-07/ 聯合報)
- (2) 銀行危機深重，不再隨意提供低利貸款給年輕人創業，年過卅的人失業率最高，這些人最有可能回父母家吃父母。(2008-10-22/ 聯合報)

例 (1) 和例 (2) 中動詞「吃」分別搭配名詞組「餐廳」和「父母」作為賓語，這樣的句子有時會讓華語學習者覺得匪夷所思，這類表達方式也常讓華語老師猶豫是否納入課程內容。其實在這兩例句中，名詞組「餐廳」和「父母」作為動詞「吃」的賓語，但並非詮釋為可供飲食的食物，而是分別指涉「餐廳的食物」和「父母的老本」。這現象可視為是華語表達中的轉喻策略 (metonymic

strategies)。轉喻 (metonymy) 是種語言認知的歷程，透過某一事物來指涉另一事物的 (Littelmores 2015)，以例 (1) 的「吃餐廳」和例 (2) 的「吃父母」為例，名詞組「餐廳」和「父母」在華語使用者腦中如同開闢另一段通道，引領他們獲得字面上以外的意涵。

上述的現象在華語修辭學觀點中，將其視為借用其他名稱或語句，來代替通常使用的名稱或語句的修辭方法，此策略又稱為「借代」(沈謙 2010)，華語中經典的借代例子如「巾幗不讓鬚眉」，「巾幗」原是古代婦女用以覆髮的頭巾和髮飾，在此被借用來泛指女子，「鬚眉」原是古代男性的鬚鬚和眉毛，在此借用來泛指男子。「巾幗」和「鬚眉」的指代關係相當穩定，在不同的語境中，詮釋變化不大，可視為是種「慣用轉喻 (conventional metonymy)」或「常規轉喻 (regular metonymy)」(Slabakova, Cabrelli Amaro, & Kyun Kang 2014)。然而「借代」和「轉喻」的差異在於，借代是從在語言層次來定義，而轉喻是從人類認知思維的角度來定義，將轉喻的策略視為人類認知的策略 (謝健雄 2008)。

常規轉喻其借代的詞彙和其所指稱的意涵關係穩定，學習者較容易理解 (Rapp et al. 2011)，只要透過適當的解釋和教學法，即可有效地讓華語學習者掌握。但在真實語料中，很多轉喻現象並非是常規轉喻。以詞彙「餐廳」為例，

airiti

其語意是泛指用餐的場所，「餐廳」一詞會因所處的語境不同，而有不同的轉喻詮釋，如例 (3) 和例 (4) 所示。

- (3) 這家餐廳很貴的，妳一個小職員吃得起嗎？(<https://goo.gl/4ApYZM>)<sup>2</sup>
- (4) 這家餐廳很貴的，你一個小職員買得起嗎？

例 (4) 是修改自例 (3)，兩個例子的差異只在於動詞「吃」和「買」，也因為這差異，例 (3) 中的「餐廳」指涉的是餐廳內的餐點，而例 (4) 中的「餐廳」是指涉餐廳的經營權。換言之，同一個組詞彙在不同的篇章中竟有不同的詮釋。然而這樣的現象不能將其歸為常規轉喻，也不能便宜行事將其解釋為華語中一詞多義的現象。這類的轉喻可歸為「新奇轉喻 (novel metonymy)」，新奇轉喻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見的語言表達策略，在詮釋新奇轉喻時需考量其所出現的語境，同時結合說話者或聽話者的語言知識和語用知識，才能建構正確的意涵 (Slabakova, Cabrelli Amaro, & Kyun Kang 2014)。換言之，新奇轉喻是在華語使用者腦中開闢一段認知捷徑，但是這捷徑通道可能因為所處語境不同，而連結至不同的意涵，請見例 (5)- 例 (9) 所示。

- (5) 一名男子上午恐嚇要將立法院夷為平地。(1991-01-09/ 聯合晚報)

- (6) 文建會增胖只等立法院點頭。(1993-07-01/ 聯合報)
- (7) 現在立法院打架比較像比畫兩招、點到為止。(2016-10-16/ 聯合晚報)
- (8) 不能表決的立法院還是立法院嗎？(2007-05-24/ 聯合報)
- (9) 這樣的部長每天吃立法院 25 塊錢過日子。(https://goo.gl/qtmz3u)

在例 (5)- 例 (9) 中，同樣一個詞彙「立法院」在不同的篇章中分別指代不同的概念。例 (5) 的立法院是指稱立法院的建築物；在例 (6) 是指立法院內所運作的審議制度；在例 (7) 指的是立法委員；在例 (8) 是指立法院的法治觀念；例 (9) 中的則是指立法院院內的員工餐廳。上述例句呈現同樣的詞彙在轉喻策略的運作下，竟有不同的詮釋方式，究竟背後的認知機制為何？篇章在轉喻詮釋中扮演的角色為何？

由於本研究是探討真實語料內的轉喻現象，因此皆是採取真實語料，主要來源是節錄自「聯合知識庫」和「Google 搜尋引擎」。節錄後的語料交由三位以華語為母語的人士核對其用法及詮釋。本文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來重新詮釋台灣華語中轉喻的呈現及其背後的認知機制，希望能提供華語教師不同的思考角度，並讓華語學習者更有系統地習得華語中的轉喻現象。以下的內容將順序進行討論：第二單元回顧轉喻文

---

2. 部份線上語料的網址冗長，故本文以縮短網址的方式呈現。

獻；第三單元探究轉喻的內部結構及語意關係，第四單元提出華語教學上的建議，第五單元為本文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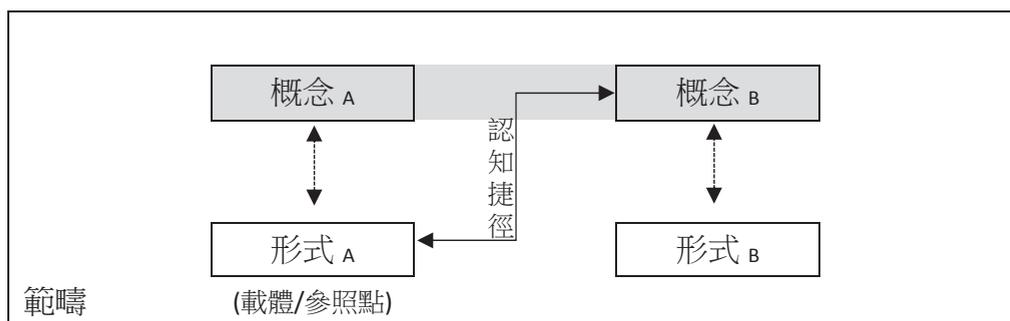
## 二、文獻回顧

人類語言的特徵之一就是運用有限的符號表達無限的意義，為表達無限的意義，需藉助相關的語法規則和表達策略。轉喻不只是語言的表達策略，也是人類常見的認知思維模式。Lakoff 和 Johnson (1980) 指出轉喻是人們思維的方式，可以讓人們通過一事物及其與其他事物的關聯加以概念化的歷程。Lakoff (1987) 強調轉喻不只是語言層面的指代現象，更是人們認知世界的策略和理想的認知模式。Langacker(1993) 將轉喻視為是一種語言的參照點現象 (reference point reference)，並認為轉喻是語言使用中很普遍的現象，因為它是人類思考的特質。透過轉喻的策略，人們在溝通互動過程中，無須鉅細靡遺地將概念中所有細節透過語言表達出來，語言的表達是容許不完備性，可以運用點到為止的策略，例如透過概念中最顯著的部份來指涉較不顯著的部份，同樣

可以達到溝通效果 (Radden et al. 2007)。

轉喻是種人類認知歷程，轉喻不僅是透過一個概念實體 (conceptual entity) 來替代或指涉另一個概念實體的關係，而是在一特定範疇中運用一個概念實體做為媒介，為另一個概念實體提供認知通道 (mental access) 的認知過程 (Radden & Kövecses 1999; Kövecses 2006)。兩概念實體之間並非單純的取代或指涉，本文進一步強調兩個概念實體有時會因互相聯繫關係而融合出新的意義，並非單純的取代或指涉關係。轉喻的語言形式和概念的連結如下圖一所示，轉喻的策略是指在同一範疇中，就是透過「形式 A」激起一認知捷徑，一條通往「概念 B」捷徑，而語意則是融合了「概念 A」和「概念 B」，如灰色方塊所示，如此的語言形式和概念的連結關係即是轉喻的策略。關於轉喻認知通道的運作，請見例 (10) 說明。

(10) 那邊的太鬚子走過來，在我面前的空位子上靠，長嘆口氣，也不開了。(1982-04-14/ 聯合報)



圖一：轉喻的認知通道

airiti

以例(10)為例，名詞組「大鬍子」即是「形式 A」，原是意指鬍子茂密的現象，即是「概念 A」，在此例句中作者透過「大鬍子」開啟一認知通道，連結至「某一特定的人士」，即是「概念 B」。而在此例句中，名詞組「大鬍子」的語意詮釋則是融合了「概念 B」和「概念 A」，而獲得「一位蓄留鬍子且鬍子茂密的男士」。換言之，轉喻不僅只是形式和概念之間的借代指稱的關係，而是種語意的整合，透過「形式 A」凸顯(profile)「概念 B」的特徵。

轉喻和隱喻的認知能力一直是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所關注的議題，因為它們反映了人類如何認識世界及理解週遭事物的思維方式，也應證了人們具備譬喻性思考 (figurative thinking) 的能力。然而轉喻和隱喻運作模式並不相同 (Croft 1993; Barcelona 2002)。從概念映射 (conceptual mapping) 的觀點來看，隱喻和轉喻都涉及到概念映射的策略，兩者的不同點在於隱喻是屬於跨範疇的映射 (mappings cross frames)，而轉喻則是範疇內的映射 (mappings within frames) (Kövecses & Radden 1998; Radden & Kövecses 1999; Kövecses 2006)。

以華語詞彙層面的例子來說明，華語的詞彙如「山頭」、「山腰」、「山腳」，這些詞彙在構詞上皆是透過人的身體範疇 (例如頭、腰、腳) 來形容山不同高度的位置，是屬於兩範疇間的跨範疇映

射，是隱喻策略的應用。又如華語中的詞彙如「助手」、「跑腿」、「名嘴」、「鼻祖」等，這些詞彙皆是在人身體的範疇中，以人的身體部位 (例如手、腿、嘴、鼻) 來指稱人的整體，而人的部位和人的整體同屬人的範疇，因此這些詞彙形成運用了轉喻的策略。概念映射是有規則可循的，在隱喻的跨範疇映射中，前提是兩範疇的內部結構是要具有相似性 (similarity) 或比較性 (comparison)；而在轉喻範疇內的映射中，兩相互映射的事物或概念是需具有鄰近性 (contiguity) (Ungerer & Schmid 2006:115)。

為什麼人們需要使用轉喻呢？同一概念運用轉喻表達和不使用轉喻表達是否會有差異呢？語言學習者是否需要學習目標語的轉喻模式呢？Littellmore (2015:65-91) 指出人們使用轉喻有五項目的：

### (一) 利用轉喻的指涉功能

轉喻是透過一簡單、具體、顯著的概念實體，來表達較為複雜、抽象、不顯著的概念實體。轉喻的指涉功在真實世界中的許多場合皆可發現，例如工作場所、足球報導、商業廣告等，因此當華語教師從真實材料中挑選教材，很難避免轉喻的語言現象 (Denroche 2012)。轉喻涉及概念實體的指代，概念實體可在詞彙表達上運作之外，如例(3)和例(4)的名詞組「餐廳」，和例(5)到例(9)的名詞組「立法院」之外，也可已運用於事件概念的表達。

一事件可能包含一系列的子事件 (subevents)，以餐廳用餐的概念事件為例，可能包含了進餐廳、帶位、就座、點餐、用餐、結賬和離開等次事件，而這些概念在我們的腦海中會以系列的方式儲存，稱之為「事件腳本 (event script)」(Ungerer & Schmid 1996)。有時可以透過事件腳本中的子事件，來表達整體事件，如例 (11) 所示。

(11) 當我還在想理由要勸他不要請我吃飯時，他便牽起我的手，帶我走進那家餐廳。(https://goo.gl/2s11Vh)

以例 (11) 為例，該例句中說話者透過「牽手進餐廳」的子事件，來指稱「在餐廳用餐」整體事件，透過這轉喻的策略，說話者就不需要一一說出在餐廳裡的經過，讀者即可理解這一系列餐廳裡用餐事態。

### (二) 用以強調與建構

關於轉喻的強調與建構功能，Langacker(1993) 將轉喻分析為是一種語言的參照點現象 (reference point reference)，以高度顯著的概念實體作為載體 (vehicle)，來喚起同範疇中其他不那麼顯著的概念實體。在詮釋語意時，除了被喚起的概念實體之外，其特徵也同時被透過所運用的載體加以凸顯與強調。如例 (12) 所示。

(12) 疑似吃霸王餐，網紅沒結帳，竟還邊直播。(https://goo.gl/jDZW15)

例 (12) 中的詞彙「網紅」是網路紅人的縮寫，透過「網紅」指涉篇章中前去餐廳用餐的人，當此概念實體被喚起之後，同時也凸顯這人是在網路上受網友關注而走紅的人。

### (三) 用以表達回指，並維持字句上的連貫與語意上的連貫

在許多研究中指出轉喻在維繫篇章的連貫，扮演重要的角色，包含維持字句上的連貫，以及維持語意上的連貫 (Al-Sharafi 2004; 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 Diez Velasco 2004)。轉喻在篇章中能發揮間接照應 (associative anaphors) 的功能，因此有些第一次出現在篇章中的事物，不需詳細的描述或介紹，也可準確地被聽話者辨認出來 (Van Hoek 1997; 張哲銓 2010)，如例 (13) 所示。

(13) 回到故鄉台南，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去圖書館辦借書證，然而在兒童圖書區走一圈下來，讓我大失所望，因為書架上的書況都殘破不堪，根本看不到想借的書。(2009-09-06/聯合報)(張哲銓 2010:76)

在例 (13) 的篇章中，詞彙「圖書館」和「書架上的書況」皆是第一次被提及的事物，是新訊息，照理說若沒有足夠的訊息，讀者應該不容易判斷是哪個地方的圖書館？是哪裡的書架？但在此篇章中，讀者還是能很清楚地理解和判斷，是因為是透過第一句裡的「台

南」作為轉喻參照點，喚起一個台南範疇，在此範疇下，詞彙「圖書館」可正確地詮釋為「台南的圖書館」(張哲銓 2010)。同樣地，「圖書館」也進一步喚起一個圖書館範疇，因此詞組「書架上的書況」可以詮釋為是圖書館裡的書架。換言之，轉喻在篇章中具有間接回指的功能，可以協助提升篇章連貫性。此外，轉喻可以用來表達文外照應，文外照應表示指涉前後文中沒有提及，且較為複雜的訊息 (Littlemore 2015)，如例 (14) 所示。

(14) 但執政已 3 年多，應有「政治敏感度」；如果無心犯錯，只能說還在「狀況外」；若了解卻故意，就是蓄意挑起藍綠戰火。(2017-10-16/ 聯合報)

例 (14) 中的詞組「藍綠戰火」，並不是指藍色與綠色的火，而是指涉篇章外部的訊息，藍色和綠色分別指涉臺灣不同的政黨，並間接帶出兩政黨長期水火不容的緊張關係等訊息。

#### (四) 利用轉喻表達言外之意

在溝通時，有時遇到敏感或要刻意避開的訊息，會利用轉喻來表達。換言之，轉喻具有表達間接言語行為的功能 (indirect speech)，藉此委婉的表達。如例 (15) 所示。

(15) 「對不起，我去洗個手。」抓起了包包，我往洗手間衝去。(2008-06-27/ 聯合報)

例如在表達去上廁所時，「上廁所」涉及的事件腳本包含了許多上廁所的步驟或子事件，例 (15) 中選擇其中一子事件「洗個手」，藉此指稱來傳達使用廁所如廁的整體事件。

#### (五) 建立關係與建立言談社群

在詮釋轉喻時相當依賴說話者和聽話者的共享背景知識。不同領域的言談社群，皆有其特有的轉喻現象，只有特定的族群或特定背景的人能正確地詮釋，若不屬於該族群的人，容易誤解或無法正確詮釋轉喻的語意。同樣地，不同的篇章體材或語域也會發展出其特有的轉喻現象 (Deignan, Littlemore, & Semino 2013)，如例 (16) 所示。

(16) 看來大家也很喜歡這來自剛果的火鍋店長，這季他目前仍以 0.1 些許差距領先公鹿的 Sanders，更不用說他先前對公鹿比賽直接賞出 8 個麻辣鍋。(https://goo.gl/FjGBep)

在籃球的言談社群中，「火鍋」所指的是投射籃球被對手阻擾的情況。例 (16) 使用「火鍋店長」一詞指涉唯有能力，很會用「火鍋」戰術打法的球員，<sup>3</sup> 在這社群中詮釋為善於阻擾對手投籃

3. 火鍋有分運球上籃的火鍋封阻、運球急停跳投的火鍋封阻、接球跳投的火鍋封阻、接球帶一步跳投(含刺探步後的跳投)的封阻等。

的籃球選手。換個角度思考，若知悉彼此背景知識，並據此發展出特有的轉喻表達方式時，容易建立族群成員的關係。

本單元介紹轉喻的認知機制與歷程，並比較轉喻和隱喻認知模式上的差異，最後從詞彙、語法、篇章、語用說明人們使用轉喻策略的動機和目的。關於轉喻的研究相當多，本研究將於第三單元中以 Ruiz de Mendoza(2000) 所提的轉喻映射的概念為基礎，來說明轉喻中概念映射的內部結構。

### 三、轉喻的內部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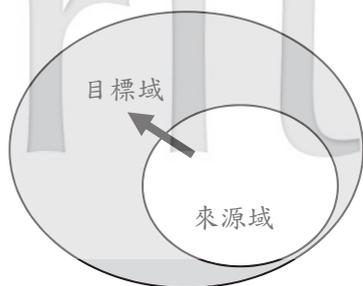
關於轉喻分類的研究，主要從四種面向來討論，第一是轉喻從語用的角度可分成三種類型，分別是 (i) 指稱型轉喻 (referential metonymy)、(ii) 述調型轉喻 (predicational metonymy)、(iii) 言語行為轉喻 (speech act metonymy)(Panther & Thornburg 2007)。第二是依據轉喻的理想認知模式，Radden 與 Kövecses (1999) 將轉喻區分成整體與部份轉喻 (whole and part metonymy) 以及部份與部份轉喻 (part and part metonymy)，每一類別則進一步詳列可能的轉喻理想認知模式 (idealized cognition model, ICM)。第三是轉喻的鄰近關係 (varying strengths of contiguity)，Peirsman 與 Geeraerts(2006) 依據轉喻中概念實體的關係緊密與否，將轉喻區分為典型轉喻 (prototypical metonymy) 和非典型轉喻 (less prototypical metonymy)。第四是轉喻的映射類型，Ruiz de Mendoza(2000) 依據映射型態，將轉喻區分成來源域在

目標域內 (source in target)，以及目標域在來源域內 (target in source)。

本文主張在華語文教學領域，若要介紹轉喻的策略，應先以轉喻的映射作為出發點，且教學上應著重在引導學生熟悉映射的類型與歷程。因此本文將採用 Ruiz de Mendoza(2000) 和 Ruiz de Mendoza 與 Dfez Velasco(2004) 所提的轉喻映射的概念來做分類。他們以轉喻是範疇內的映射為基礎，主張轉喻應如同隱喻般涉及了兩個認知域，分別是來源域 (source domain) 和目標域 (target domain)，來源域是指所運用的語言形式，而目標域是所指稱的概念意義，且這兩認知域是在一個範疇內映射。在這兩個認知域中，其中一個為主領域 (matrix domain)，另一個為次領域 (subdomain)，且主領域包含次領域，據此延伸出兩種類型的轉喻映射類型：(i) 來源域在目標域內、(ii) 目標域在來源域內。以下我們將就這兩類別依序做介紹，並闡述其內部來源域和目標域的語意關係。

#### (一) 來源域在目標域內

在來源域在目標域內的轉喻中，來源域是屬於次領域，而目標域是主領域。換言之，即是目標域包含來源域，如圖二所示。轉喻的過程則是透過來源域來指涉目標域，如圖二箭頭所示，來源域和目標域之間具有一定的語意關係。以下將列舉幾類華語中常見的語意關係作介紹。



圖二：來源域在目標域內

### 1. 部分—整體關係

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是將一事物理解成由多個部分構件所組成的，將該事物的部分視為來源域，把事物整體視為是目標域，以事物的部份指稱事物整體的概念，如例 (17) 和例 (18) 所示。

(17) 6 年前，向日葵雙親因交通事故驟逝，留下嗷嗷待哺的五口之家。

(2016-05-16/ 聯合報)

(18) 日本籌備當局的幾位大頭，像大會主席高橋，籃球賽總幹事植田義巳，都是當年和張星賢一起參加世運的好朋友。(1964-11-05/ 聯合報)

例 (17) 中的「口」原是指嘴巴，然而從篇章中的形容詞「嗷嗷待哺」，可推論詞彙「口」運用了轉喻的策略，透過身體部位「口」作為來源域，來指稱目標域「人」的概念，意指留下五位嗷嗷待哺的小孩。例 (18) 中的「頭」是身體部位，在篇章中作者用分類詞位來搭配頭，同時也列舉了幾位重要的人士來補充說明前文提到的「幾位大頭」，因此可以推論出詞彙「頭」是透過轉喻的策略，來指稱目標域「人」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頭」是人身體的相當重要的部位，因此融合語意也傳達出這些人士的重要性，這也是作者選用頭部而非其他身體部位的原因。

### 2. 內容物—容器關係

容器概念包含了兩個主要概念：容器及內容物。來源域在目標域內的轉喻中，內容物是來源域，而容器是目標域，在此是指透過內容物來指稱容器，如例 (19) 和例 (20) 所示。

(19) 田一刀打翻了牛奶，我給她撿碎玻璃，擦地板。(1968-06-28/ 經濟日報)

(20) 自己會咬破養樂多後，再小口的喝。(https://goo.gl/3ThAkY)

例 (19) 中雖是表示打翻牛奶，然而其後的篇章則是在描寫撿碎玻璃的情景，因此可以推論出詞彙「牛奶」在此並不是單單指稱字面上的語意，而是透過轉喻策略的運作，以內容物「牛奶」當作來源域，來指涉目標域「玻璃杯或玻璃瓶」，在此「牛奶」獲得的整合語意為「盛裝牛奶玻璃杯或玻璃瓶」。例 (20) 中是表達咬破養樂多，然而養樂多本身是液態，並不會被咬破，在此內容物「養樂多」扮演來源域，用來指稱目標域「容器」，在轉喻機制的運作下，「養樂多」詮釋為「盛裝養樂多的容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轉喻的強調功能，這兩例中都是透過內容物來指稱容器，來突顯出了該容器所盛裝的內容物。

### 3. 成員—範疇關係

成員—範疇的關係是屬於一種類指和特指 (generic-specific) 的關係，也可稱為綱要和實例 (schema-instance) 的關係 (Taylor 2002)。在此是指透過該範疇的下屬成員來指稱整個範疇。換言之，即是種透過下位詞來表達上位詞的概念，如例 (21) 和例 (22) 所示。

(21) 交通部公路總局日昨審議通過，路線貨運費比照中油，設置調整機制，運價隨油價波動調整。預期第一階段宅急便運價將提高七·九%。(https://goo.gl/6w9ukK)

(22) 阿公阿嬤小時候沒有 7-11 可以買雞蛋布丁、洋芋片、巧克力，那他們都吃什麼？(https://goo.gl/W6mUNM)

例 (21) 中的「宅急便」原是指市面上一家貨運品牌「黑貓宅急便」的簡稱，其他同屬貨運業者還有新竹貨運、大榮貨運、臺灣宅配通等，然而此篇章中，運用範疇內的成員「宅急便」作為來源域，來指稱整個範疇「貨運業」。在例 (22) 中，篇章中強調的是買零食的便利性，所以表達的是過去生活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到處都有 24 小時便利商店如 7-11、全家、萊爾富等，在此「7-11」並不是單指特定的便利超商，而是運用了轉喻的策略，透過便利超商的下属成員「7-11」來指稱所屬範疇的目標域「便利商店」。值得注意的是，透過下位詞來指稱上位詞概念的轉喻，

通常是選擇該範疇內最典型的成員，除了容易喚起聽話者對於該範疇的理解，也容易突顯出所要傳達語意。

### 4. 所屬物—所屬者關係

領屬關係中涉及了所屬者和所屬物間的關係，在此是指以所屬物作為來源域，來指稱所屬者的轉喻模式，如例 (23) 和例 (24) 所示。

(23) 「我不要嫁，媽！我不要嫁給洋房，我不要嫁給奧斯汀，我不要嫁給鑽戒，我更不要嫁給錢。」(1966-09-20/聯合報)

(24) 明明左轉燈已亮，可是我前面那台車不知是看不懂交通號誌還是啥？(https://goo.gl/7cGqTY)

例 (23) 中，女孩子結婚的對象應該是男性，而不會是洋房、鑽戒和錢，在此是運用了轉喻的策略以該為男性所擁有的洋房、鑽戒和錢作來源域，來指稱這些珍貴物品的所屬者，融合後的轉喻語意為「一位富有、擁有洋房、擁有鑽戒的男士」。例 (24) 中，車子是交通工具，車子本身是不會看交通號誌的，在此是透過轉喻的策略，以所屬物「車」當作來源域，來指稱目標域也就是所屬者「車的主人」。

### 5. 地點—機構關係

地點和機構的轉喻關係是指以該機構的所在地作為來源域，來指稱該機構，一個機構所涉及到的訊息相當多，

如它的位置、功能、負責人等，在此透過它的地點訊息來指稱整個機構，如例(25)和例(26)所示。

(25)安曼各報引述約旦總理巴德蘭的話，他指控華盛頓與以色列企圖與伊拉克進行軍事對抗，以摧毀後者的軍事潛力。(https://goo.gl/QXMPj1)

(26)BCG 預測北美私人財富將繼續增加，可是成長速率將減緩。面對華爾街陷於幾十年來少見的嚴重潰退，今年的資產價值可望成長不到1%。(2008-09-05/ 聯合晚報)

例(25)中的「華盛頓」僅是美國一個地名，就字面上的語意，該地名位置無法聯合以色列，來與伊拉克進行軍事談判，因此詞彙「華盛頓」是運用轉喻的策略，透過美國政治中心所在地「華盛頓」作為來源域，來指稱目標域「美國政府」，融合後的轉喻語意為位於華盛頓的美國政府。例(26)中的「華爾街」是美國金融機構匯集的道路，但該街道並不會陷於嚴重潰退。在「華爾街」是運用轉喻的策略，透過街道名稱華爾街當作來源域，來指稱目標域「美國金融中心」。

## 6. 地點—居民關係

人們可能涉及相當多相關的訊息，如職業、家鄉、居住地點等，在此是指透過居住的地點或所在地作為來源域，

來指稱居住在此的人，除了指涉居民之外，也強調了居住地，請見例(27)和例(28)所示。

(27)瑪利亞也說，台灣很熱情，就像天氣一樣熱，「我希望趕快賺到錢、可以趕快回家」。(2009-05-18/ 聯合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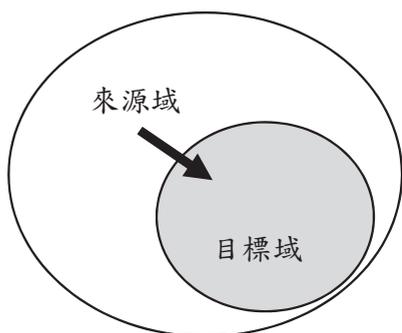
(28)三年多來樓上製造噪音的時間、方式，他都清楚記得。(2012-03-02/ 聯合報)

例(27)中的「台灣」是指地名，但從前後文來推論，「台灣」不會表現出熱情，因此可斷定該篇章中的「台灣」運用了轉喻的策略，透過來源域「台灣」，來指稱目標域「人民」，融合的轉喻語意為「住在台灣的人民」。在例(28)中，「樓上」原是指大樓的樓層的位置，大樓本身是不會製造聲音，但在此透過轉喻的策略，透過來源域「樓上」，來指稱目標域「居民」，整合的轉喻語意為「樓上的住戶」。

本單元列舉了來源域在目標域轉喻中的語意關係，然而日常生活中還有許多屬於這類型的例子和語意關係，受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說明。主要強調的是轉喻的映射類型是來源域在目標域內的映射類型，並說明該轉喻策略中所牽涉的映射關係，以及映射後的語意詮釋。

## (二) 目標域在來源域內

在目標域在來源域內的轉喻中，目標域是屬於次領域，而來源域是主領域。換言之，即是來源域包含目標域，如圖三所示。轉喻的過程則是透過來源域來指涉目標域，如同透過整體來指涉部份的關係，如圖三箭頭所示。以下將列舉說明幾類華語中常見的語意關係。



圖三：目標域在來源域內

### 1. 整體—部分關係

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是指一事物是由多個部分構成的事物，透過該事物的整體去指稱該事物的部分。透過整體概念去喚起通話者腦中的相關細節，因此不需要鉅細靡遺的描述細節，如例(29)和例(30)所示。

(29) 美國總統布希 1 日在從波斯灣戰爭返防加州的「林肯號」航空母艦上發表電視演說，表示對伊拉克之戰的「主要戰鬥任務」已經結束(2003-05-02/ 聯合晚報)。

(30) 三年前他哥哥大婚時，他可是邊吃喜宴邊解決奧客遠從日本打來的客訴(2017-09-30/ 聯合報)。

例(29)中的「波斯灣」是個地區名稱，處於波斯灣的國家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巴林、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然而從該篇章的後續描述可得知，真正發生戰爭的國家是以伊拉克為主，因此在此是運用整體的概念「波斯灣」當作來源域，來喚起目標域「伊拉克」。例(30)中的「喜宴」原是指男女結婚時公開舉行的宴會儀式，然而該名詞在此為動詞「吃」的賓語，以儀式作為動詞「吃」的賓語並不恰當，因此可推論在此是運用的轉喻的策略，透過整體概念的「喜宴」，來指稱目標域「筵席佳餚」，在此詮釋為「喜宴中的筵席佳餚」。

### 2. 生產者—產品關係

生產或創作活動都涉及到生產者和產品，或者是創作者和作品的概念，在此是透過生產者或創作者來泛指其所製造的產物或作品，如例(31)和例(2)所示。

(31) 想當年，女的看瓊瑤，愛得要死要活；男的看金庸，打得熱火朝天。(1998-11-09/ 聯合報)

(32) 他說：「觀眾一定不喜歡一個演奏會從頭到尾都只聽到笛子，那會聽煩的。」(1988-02-29/ 聯合報)

例(31)中的「瓊瑤」和「金庸」皆是知名作家，「看瓊瑤」和「看金庸」並非表示看作家本人，而是透過作家的筆名來喚起讀者對於這兩位作家的相關

知識，在此篇章則是分別指稱他們所撰寫的文學作品，融合的語意為「瓊瑤撰寫的小說」和「金庸撰寫的小說」。生產者—產品關係除了用在人的範疇之外，也可以運用於物品及其生產的產物，如例 (32) 所示，該例句中動詞「聽」常搭配表聲音類的名詞作為賓語，但在此「笛子」不適合做動詞「聽」，因此可推論其運用轉喻的策略，透過來源域「笛子」來指稱目標域「笛子聲」，其中笛子和笛子聲也是一種生產者和產品關係。

### 3. 所屬者—所屬物關係

領屬關係是指所屬者和所屬之間的關係，在此是指透過所屬者來指稱所屬物的轉喻過程，如例 (33) 和 (34) 所示。

(33)「我停在白線內，也違規嗎？」新竹縣竹北盧姓等讀者投訴，車停在博愛路郵局旁白線範圍內，整排車都接到罰單。(2009-08-06/ 聯合報)

(34)川普致詞時以「朋友、世界上最棒的商人、世界上偉大的創業家」形容郭台銘，還說若不是他當選，郭台銘就不會投資美國一百億美元。(2017-07-28/ 聯合報)

在 (33) 中「我」是人稱代名詞，是指說話者本身。但是人並不會停在白線內，然而在此詞彙「我」運用轉喻策略，以事物的所屬者「我」來指稱其擁有物「車子」，融合語意為「我的車子」。

例 (34) 中，篇章內容是討論的是並非是「郭台銘」個人投資美國的規劃，而是透過事物所屬者「郭台銘」來指稱「鴻海集團」，在此詮釋為「郭台銘經營的鴻海集團」。

### 4. 範疇—成員關係

範疇與成員的關係是將一事物名稱理解成由多個成員構成的事物，透過類指的概念來指稱其包含的事物。換言之，是種透過上位詞來指稱下位詞的策略，如例 (35)-(36) 所示。

(35)尤其這兩個月來脹氣很嚴重，已經持續找小兒腸胃科醫師服藥，均沒有改善。有吃藥就比較好，停藥又復發。(2008-03-19/ 聯合晚報)

(36)想到姪女兩三個月大時，一日下午，她老媽和我老媽有事出門，我這個姑姑硬著頭皮充當保母。我可是心驚膽戰啊，很害怕面對這麼小的生物。(2005-06-25/ 聯合報)

例 (35) 的「藥」是個類指的概念，在此透過轉喻的策略，運用上位範疇「藥」來指稱下位成員的概念「腸胃藥」。在 (36) 中作者用上位詞「生物」當作來源域，來指稱目標域「姪女」。藉由範疇—成員關係的運用，表達作者對於照顧姪女，如同照顧不熟悉生物般的恐懼 (林鴻銘 2006)。

本單元中以概念映射的模式，介紹了轉喻的兩大類型，分別是來源域在

目標域內的轉喻、以及目標域在來源域內的轉喻。並列舉台灣華語的真實例子來說明來源域和目標域間的語意關係。同時指出不同的映射類型所涉及的語意及語用現象。希冀可以協助華語教師掌握轉喻背後隱藏的認知運作模式。

#### 四、華語教學上的建議

轉喻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因此當華語教師要從真實材料中挑選教學素材時，很難避開轉喻的現象。然而，轉喻的語意詮釋常隨著篇章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常讓教師很困擾。此外，在語言的學習情境，學習者的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對於轉喻的現象理解也有差異，因此面對複雜的轉喻或與對語境敏感的轉喻現象，語言教師大都選擇忽略 (Littlemore 2009; Low 2008)。

轉喻的跨文化和跨語言的變異是華語教師需要培養的語言意識 (Littlemore 2015)。以跨文化的轉喻為例，例如華人是強調米食文化，長久以來米飯一直是華人飯桌上的主食之一，因此在表達用餐時，常選擇最顯著鮮明的「飯」作為載體，透過部份表整體的轉喻策略，來表達用餐的整體事件。因此會說「晚上要不要來我家吃飯」或「多吃點飯，不要客氣」。但是對於不熟悉華人米食文化，或自身國家不是以米飯為主食的學習者來說，常會產生誤解，好奇對方為什麼只希望他多吃米飯，而不讓他吃其他配菜呢？

又以跨語言的轉喻為例，在介紹轉喻的現象時，文獻中最常引用 Nunberg (1979:165) 的經典例句 *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在此透過餐點 *the ham sandwich* 來指涉點餐的人。然而 Littlemore (2015) 提到然而這樣的轉喻現象翻譯成西班牙文並不適用，西班牙文是會將使句中的 *the ham sandwich* 翻譯成 *El del bocadillo de jamón* (“the (one) of the ham sandwich”)，西班牙語使用者可以透過語法規則來理解，因此 Nunberg 的例句翻譯成西班牙文並無轉喻現象。

由於轉喻的理解倚賴說話者和聽話者是否有共通的背景知識，轉喻的詮釋又有語境敏感特性、跨文化的變異和跨語言的變異，因此部份語言教師主張應減少轉喻的教學，特別是針對初級的學習者。Littlemore 與 Low (2006:209) 和 Barcelona (2010) 則持相反立場，他們強調學習轉喻或隱喻這類譬喻性語言 (*figurative language*) 的必要性，即便是面對的是初級的學習者，Littlemore 與 Low 主張學習譬喻性語言有三項優點，首先，面對缺乏可用詞彙來表達的主題，學習者可以用自己熟悉的字詞，搭配運用譬喻性語言策略，來談論這些主題。第二，學習者可以運用譬喻性語言來進行一些重要的交際溝通。第三，透過學習譬喻性語言，可深化他們對目標語文化的認識。Littlemore 與 Low 認為關鍵在於如何善用將真實語料導入語言教材，並妥善引導學習者熟悉或應用這

些譬喻性的語言。

轉喻的現象極富創意，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不容易在華語文課堂中做全盤的介紹，華語教師能做的是培養並提升華語學習者的轉喻意識 (metonymic conscious)。本研究參考 Barcelona(2001) 和 Biernacka(2013) 的研究，針對如何提升華語學習者的轉喻意識，提出五項教學建議：

1. 善用真實材料中的轉喻現象，提高學習者對於日常生活中轉喻的認識。
2. 訓練學習者辨別詞彙的基本語意與情境語意 (contextual meaning) 的異同，及其他們的語意關係或鄰近關係。
3. 引導學習者如何善用篇章或語境的線索來解讀轉喻。
4. 獨立介紹具語言獨特性或文化獨特性的華語轉喻現象。
5. 引導學習者熟悉轉喻的推理與詮釋，進而練習產出特定類型的轉喻。

## 五、結語

本研究以認知語言學為基礎，搭配真實語料探討華語中的轉喻現象。本文指出轉喻和借代的差異在於，轉喻並非只侷限在語言層次，而是種人類認知外在世界的機制，常見於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運用轉喻的策略，說話者不需要鉅細靡遺地描述細節，而是可以透過轉喻的載體喚起聽話者的相關知識。轉喻在語言表達中還有多項功能，如發揮指涉的功能、用以強調與建構、用以表

達回指並維持字句上的連貫與語意上的連貫、利用轉喻表達言外之意，以及建立言談社群的關係。

本研究從概念映射角度將轉喻區分為：目標域在來源域中、來源域在目標域中，並介紹常見的映射範疇間常見的內部結構關係。目標域在來源域中的類型，常見的內部結構關係有部分—整體關係、內容物—容器關係、成員—範疇關係、所屬物—所屬者關係、地點—機構關係、地點—居民關係等。來源域在目標域中類型中，常見的內部結構關係有整體—部分關係、生產者—產品關係、所屬者—所屬物關係、範疇—成員關係。此外，再進一步探討轉喻在二語學習中的注意事項，如具篇章敏感度的轉喻、跨語言轉喻、跨文化轉喻等，皆是二語學習者的學習難點，並提出透過教學建議來有效培養學習者的轉喻意識。希冀本研究能對培養華語學習者之譬喻性思考能力提供一些教學上的啟發。■

## 引用文獻

1. 沈謙。2010。《修辭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 林鴻銘。2006。《上位詞與下位詞的篇章功能》。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3. 張哲銓。2010。《漢語篇章中的轉喻與回指》。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4. 廖婉君、宋如瑜。2014。〈以真實材料

- 融入華語教學》，《華文世界》，第113期，35-45。
5. 謝健雄。2008。〈當代台灣漢語慣用轉喻：認知語言學取徑〉，《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第四卷，第一期，55-67。
  6. Akbari, Omid, & Azam Razavi. 2016. Using authentic material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Teachers' perspectives in EFL clas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Studies in Education*. 5.2:105-116.
  7. Al-Sharafi, Abdul Gabbar Mohammed. 2004. *Textual Metonymy: A Semiotic Approach*. Basingstoke: Palgrave.
  8. Bacon, Susan M., & Michael D. Finnemann. 1990. A study of the attitudes, motives, and strategies of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and their disposition to authentic oral and written input.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4.4:459-473.
  9. Barcelona, Antonio. 2001. On the systematic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Appl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I: Language Pedagogy*, ed. by M. Putz, S. Niemeier and R. Dirven, 117-14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0. Berardo, Sacha Anthony. 2006. The use of authentic materials in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The Reading Matrix* 6.2:60-69.
  11. Biernacka, E. 2013. The Role of Metonym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Milton Keynes: The Open University PhD thesis.
  12. Deignan, Alice, Jeannette Littlemore, and Elena Semino. 2013. *Figurative Language, Genre and Regi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Denroche, Charles. 2012. Metonymic processing: a cognitive ability relevant to translators, editors and language teacher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Positive Effects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ed. by G. Mininni and A. Manuti, 69-74. Milan: FrancoAngeli.
  14. Gilmore, Alex. 2007. Authentic materials and authenticit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40.2:97-118.
  15. Kilickaya, Ferit. 2004. Authentic materials and cultural content in EFL classrooms. *The Internet TESL Journal* 10.7: 1-6.
  16. Kövecses, Zoltán. 2006.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 Kövecses, Zoltán, and Günter Radden. 1998.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33-77.
  18.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 *Cognitive Science* 4.2:195-208.
  20. Langacker, Ronald W. 1993. 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4:1-38.
  21. Littlemore, J. 2015. *Metony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Littlemore, Jeannette, & Low, Graham. 2006. *Figurative Thinking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pringer.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3. Littlemore, Jeannette, and Graham D. Low. 2006. *Figurative Thinking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4. Littlemore, Jeannette. 2009. *Apply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5. Low, Graham. 2008. Metaphor and educatio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ed. by R. Gibbs, 212-2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 Miller, Lindsay. 2003. Developing listening skills with authentic materials. *ESL Magazine* 6.1: 16-19.
27. Nunan, David. 1989. *Designing Tasks for the Communicative Classro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Panther, Klaus-Uwe, and Linda L. Thornburg. 2007. Metonym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ed. by Dirk Geeraerts and Hubert Cuyckens, 238-26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 Peirsman, Yves, and Dirk Geeraerts. 2006. Don't let metonymy be misunderstood: an answer to Croft. *Cognitive Linguistics* 17.3: 327-335.
30. Radden, Günter, and Kövecses, Zoltán. 1999. Toward a theory of metonymy.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ed. by K.-U. Panther and G. Radden, 17-5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1. Rapp, A. M., Erb M., Grodd, W., Bartels, M., and Markert, K. 2011. Neurological correlates of metonymy resolution. *Brain and Language* 119.3: 196-205.
32. 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F., and Diez Velasco, O. I. 2004. Metonymic motivation in anaphoric reference.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ed. by G. Radden and K.-U. Panther, 293-32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3. Slabakova, Roumyana, Jennifer Cabrelli Amaro, and Sang Kyun Kang. 2014. Regular and Novel Metonymy: Can you curl up with a good Agatha Christie in your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37.2: 175-197.
34. Van Hoek, Karen 1997. *Anaphora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